

1958年上海大规模灭麻雀

2012年是我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第60个年头,那些年全民动员搞卫生的往事老上海人想必不会忘记。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除四害》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当年消灭麻雀是上海“除四害”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活动,大家敲锣打鼓,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当然,这也是爱国卫生运动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不过“除四害”活动对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搞卫生原是防细菌战

当年为什么要全民动员搞卫生?搞卫生又为什么要和爱祖国联系在一起呢?这就要从解放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说起。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1952年1月28日开始,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不断发现有敌机投下的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同年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上空,撒下带有细菌的昆虫、树叶等动植物达40多次。对此,我国卫生部、中科院等部门的有关专家组成了调查小组,亲临现场采集样本。经鉴定,这些昆虫样本上都带有能导致恶性传染病发生的细菌。也就是说,美国侵略者实施了细菌战。后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等7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在3月14日,当时的国家政务院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主席还专门题了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就这样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其实上海一解放,上海市政府就开始着手建立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组织体系。1949年5月30日,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签署的军管会卫

字第一号布告,就是预防夏季传染病。当时上海地区最厉害的传染病是天花和霍乱。陈毅和粟裕下令部队医务人员参与、组织300多支防疫注射队,为广大市民接种疫苗,及时遏制了霍乱的流行。为了扭转上海地区的卫生状况,1950年1月,成立了上海市清洁委员会,由时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同志担任主任委员。上海的清洁卫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扫除成为上海市民经常性的集体活动。

在抗美援朝反细菌战的时代要求下,上海市的清洁卫生运动改为防疫卫生运动,大扫除也升级为消灭病虫害,进而又提升为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1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上海市爱国卫生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加上“运动”这个关键词,就是要号召和动员广大民众来参与这项持续而有声势的、利国利民的、改造中国的卫生工作。

大家一起“除四害”

说到爱国卫生运动,老上海人一定还记得消灭“四害”的往事。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四害”分别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进入60年代后,“四害”名单上的麻雀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臭虫。尽管麻雀被列入“四害”的时间不长,但是老上海人对打麻雀的记忆却特别深刻。

1958年4月27日全市打麻雀

的广播:

“围剿麻雀的战鼓响了,上海的麻雀末日到了。剿雀大军们严密组织好你们的作战部队,周密部署,严阵以待,绝不放麻雀过门;阵地部队按人分片负责,看见麻雀就追捕,坚守在阵地范围内,坚持在作战岗位上,不让麻雀有一点避难空隙。”

那是一场人民战争,很多上海老人是当年消灭麻雀的积极分子。他们那时有的从家里拿了铅桶、面盆当锣鼓敲,有的爬到屋顶挥动红旗,目的就是不让麻雀有停下来喘息的机会,在大家齐心协力下,麻雀纷纷掉落在地上。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盛和林先生至今还记得,当年被捕杀的麻雀成筐成车地送到他们学校,作为生物系学生的解剖教材,但由于数量太多,让师生们招架不住,以至于来不及处理而发臭了。

那一年,上海开展了两次大规模消灭麻雀活动,近580万上海市民参加,消灭麻雀62万多只。据史志记载,在上海消灭麻雀活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据房管部门统计,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科学家为麻雀鸣不平

麻雀为何要人人喊打,又为何被平反?



上海大厦职工在顶楼
驱散麻雀



上海大厦职工在顶楼
驱散麻雀



当时群众参加灭雀的情形

1956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文章说:“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身体的三分之一,根据这个数字推算,一只麻雀一年消耗谷物约4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

4天以后的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除四害》社论。社论完全引用了郑作新文章里提供的数据,得出了“全国被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比老鼠少”的结论。那么老鼠吃掉的粮食是多少呢?是3.5亿多斤。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所以,“吃粮食不比老鼠少”的麻雀,自然就成了人民公敌,被列入“四害”名单。

然而,就在麻雀被大批消灭之后,很多地方的病虫灾害却日益严重起来,一批科学家开始上书,要求为麻雀平反,这其中也包括郑作新先生。当时,中科院动物所拍摄的电视片中有这样的描述:曾经遍布城乡、数量众多的麻雀不幸被列为四种有害动物之一,并遭到大规模灭杀,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就在这时,郑作新和同事们顶着世俗观念的压力,深入农村,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开始对麻雀进行了调研,通过对848份标本进行解剖、鉴别和分析,他们发现,身披恶名的麻雀,仅在七八月间才啄食庄稼,而秋收后的整个冬天它都以草籽为食,让人惊讶的是,每到春天,它们都会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对农业害虫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科学家们为麻雀平反的意见被中央接受,1960年3月18日,麻雀被正式正名,不再是“四害”之一。

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改善了环境,减少了疾病,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而且还移风易俗,使广大民众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尚林

策 划: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 梁祖文

35.鹿邑吴台庙。

佛佛上前抓了一把丸子,塞到刘文眉嘴里一个,又塞到杨春美嘴里一个。几个人吸溜着嘴边吃边夸赞:太香了!

王志贞拿起两个丸子,放在手心里试了试热度后,分别递给小明和小难。

这时,魏凤楼从院子外面走了进来,看到这个场面,忍不住走了过来,拿起一个围裙束到腰间,拿起漏勺,对众人说道:你们都上一边儿歇着去,今儿个俺老两口子包了,你们就等着吃吧!

36.鹿邑县王大海所在村街道上。

王大海的儿子王小山已经六七岁,正和小伙伴们在村里街道上一边放鞭炮,一边数着儿歌:腊八祭灶,年下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要

衣裳,老头打急慌……

37.王大海家里。
王小山回到家里:爹,妈,我饿了。

小家伙看到桌子上放的一个枣花馍,伸手就要去抓。

王大海赶紧拦住王小山,说道:别动,这是祭神用的。

王小山:那咱家不是祭了神了吗?

王大海:祭了神以后,就是给家里最高长辈和最尊敬的人吃。孩子,你说,这枣花馍该给谁吃?

王小山:该爹娘吃!

王大海:最尊敬的人呢?

王小山眨巴眨巴眼,说道:我知道,该给魏爷爷吃!

王大海:好懂事的孩子!走,咱就给你魏爷爷拜年,送枣花馍去!

38.去吴台庙路上。

父子俩提着一竹篮枣花馍,向豫东纵队司令部走去。

39.吴台庙街上。

吴台庙街上,三三两两的人们有的挑担子,有人提篮子,有人抬礼盒,里面装的全是吃的:大馍、小馍、枣山……那大馍,一个就有三斤,像个小山一样,雪白雪白,上面有个面花,紧贴着馍头,尖上又放了一个大红枣。还有的把面食做成了花朵、小鸟的形状,放在大馍上面……上面涂着红红黄黄黑黑绿绿的颜色,活灵活现,煞是好看。

人们边走便念叨:

枣花馍,枣花山,

俺的心意在里边。

送给亲人解放军,

送给老魏司令员。

叫他吃到二月二,

叫他吃到三月三。

40.整个吴台庙,洋溢着一种热烈和谐的气氛。

第22集

1.南线办事处。

李子木召开南线办事处人员会议。

刘文眉:据我们了解的情报,张轸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南省主席,管辖开封、信阳等几座孤城,大量收编地方武装,拉起四万多人的队伍,其中就有被我们击溃的太康县匪首郭馨波的残余人马,张轸还委任他当了国军128军的中将副军长,这家伙鸟枪换炮啦!

李子木:信阳是国民党第五绥靖区所在地,绥靖区机构是由豫、鄂、皖

三省边区清乡总指挥部改组扩大而成,司令员是原总指挥张轸升任的,副司令官是南京委派的赵子立。国民党伪河南省政府也迁到信阳。在南京取得国防部的同意,张轸取得了四万保安旅经费的许诺,在信阳附近地区大肆招兵买马,把逃往信阳的郭馨波、刘子仁等在豫东地主反动武装编为三个绥靖旅。根据刚才大家讨论的意见,我们南线办事处的南线工作,一是派出干部,化装成客商去正阳,伺机向信阳外围靠近,侦查正阳西南、淮河渡口陡沟南岸一带的情况;二是派人秘密进入国民党伪河南省政府以及蒋军重兵盘踞的信阳,调查蒋军驻军情况,相机将工作深入到武汉,侦查蒋军武汉方面的长江防务;三是从调查入手,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相机策应蒋军投诚起义。

2.河南信阳街头。

李子木与女侦查员刘文眉化装成一对客商夫妇,出现在信阳街头。他们几经周折,在鸡公山上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开封工委派往潜伏在张轸部队做策反工作的工委常委、宣传部长方敬之接上了头。

3.信阳某宾馆。

李子木、刘文眉听方敬之介绍情况。

方敬之:李处长,眼下信阳的情况是这样的:盘踞在信阳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曾三番五次地被蒋介石贬职,受尽了屈辱。他曾填词发泄自己对蒋介石的不满:数理本难凭,似有应因。阳明却也困邮亭。回忆当年莫须有,何恨不平?这个张轸,却对我党有良好的印象,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和我党合作,与林伯渠、朱瑞、刘少奇有过亲密交往。为了争取张轸,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开封工委正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张轸和他的128军投诚起义。目前,我们已经和张轸的女儿张佛、女婿伊人取得了联系。

方敬之又说:至于您说到的常如恩先生,据我们所知,他和张轸属下的128军313师师长鲍汝礼私人关系很好,常如恩从豫东鹿邑回到豫南后,当上了鲍汝礼的少将参议。他家的地址是……

4.信阳,常如恩家中。

李子木:常先生,自鹿邑一别,我常如恩一方面不忘贵军不杀之恩,一方面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在共产党身上,因此常某常思替共产党出力报恩。回到信阳老家后,通过国民党信阳督察员刘常恩先生的关系,找了一份事干,并与蒋军128军313师师长鲍汝礼取得了联系。

李子木:鲍汝礼,我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徐州会战和豫西鄂北会战,对日军作战很英勇,抗战后却以通共罪名被撤职关押了三年,获释后任第五绥靖区少将高参,五纵队副司令兼保安第四旅旅长,第128军313师师长。(李子木说到这里,看了身边的刘文眉一眼,刘文眉点了点头,二人对视一笑,李子木继续说):常先生,能否安排我和鲍先生秘密会见一次?

常如恩:没问题,一切由我安排!

(156) 待续